

一个多面间谍的传奇十年

军统、76号、日本特高科、中共地下党的惊心角逐与暗战

紫龙晴川◎著

暗战

AN ZHAN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一个多面间谍的传奇十年

军统、76号、日本特高科、中共地下党的惊心角逐与暗战

紫龙晴川◎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剑 / 紫龙晴川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104-0619-5

I. 暗… II. 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0089号

暗剑

作 者: 紫龙晴川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白咏明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5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619-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部分相关名词介绍

【中统】

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国民党内核心人物陈立夫、陈果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中统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之外的情报安全工作，其工作重心一是在党政机关内部，二是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此外，对于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

【军统 保密局】

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国民党设立的特务组织，主要负责人为戴笠。特工人员最多时近五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军统局在许多地方设有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囚禁和迫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抗日战争期间，军统也从事一些搜集敌方情报并对敌施行恐怖活动，因此，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起了一些作用。抗战胜利后，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为局长，唐纵、毛人凤为副局长。1947年，毛人凤接任局长。

【边保】

边保全称为“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保安处”，1935年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

【76号】

76号，全称是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因位于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而得名，它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产物。1939年

在日本驻沪领馆引荐下，已经投敌的原国民党特务李士群、丁默村与日本军部代表土肥原会面，提出《上海特工计划》，得到重视。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援助丁默村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1939年5月汪精卫抵达上海组建伪政权，日本军部决定让李、丁部与汪部合流。经过汪伪国民党“六大”，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正式成立，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村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以丁默村为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

【日本特高科】

20世纪20年代，为防止共产主义传播，日本宪兵中设置了特务机构特高科。特高科成立于1928年7月4日。它不仅仅对日本国内军人、军队，也对国内的市民加强了思想上的控制。日军占领的中国各地“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部也设有一个特高科，专门从事特务及谍报活动。日本的宪兵及所属的特高科在殖民地和占领地，还承担保安、行政事务，并设有监狱。宪兵直属派遣军司令官，其权力之大，可见一斑。我们在影视剧中所看到的宪兵和特高科的便衣种种骄横跋扈、杀人不眨眼的形象并非虚构。

二战后，日本乙、丙级战犯被判绞刑和枪毙的大约有一千名，其中有三百名是宪兵。

【青帮】

中国历史悠久的帮会，雍正四年间翁岩、钱坚及潘清三人所创。因起初多以运糟为业，故称粮船帮。大江南北，入帮者颇众。青帮是清初以来流行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后因海运兴起，漕运没落，于是大批青帮弟子进入上海，从事各种行业。当时上海工人的百分之八十都属于秘密结社成员，而青帮所占比重最大。由于上海的特殊性，租界和革命党经常需要借助青帮的力量。日本占领上海时期，戴笠也需要利用青帮做情报工作。因此青帮的势力也愈加强大，很多革命党和洪门会员也投入青帮。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同盟会的陈其美、蒋中正，中共的汪寿华皆曾是青帮人士。

Page 1	► 001	初入军统局
Page 14	► 002	青帮第一刀
Page 27	► 003	人为财死
Page 43	► 004	落井下石
Page 58	► 005	喋血南京站
Page 71	► 006	暗战
Page 88	► 007	连环局
Page 100	► 008	劫狱
Page 114	► 009	内鬼
Page 127	► 010	借刀杀人
Page 143	► 011	军火
Page 154	► 012	惊变
Page 164	► 013	刺杀总统
Page 187	► 014	城防图
Page 208	► 015	开国大典前的阴谋
Page 219	► 附录	〈暗剑〉中的历史人物

1939年初，上海。

鼎香楼靠近外滩，江上舟摇，楼上帘飘，妓女的娇笑声和大兵粗鲁的猜拳声不绝于耳。月光下走过来一个瘦削的年轻人，一生长袍，面色白净，戴着一副圆边金丝眼镜，一副书生打扮。他的腋下夹着一个老旧的皮包，匆匆向鼎香楼的侧门走去。他在门口顿了一下，忽然回头，目光沉沉地扫了一眼，推门而入。

侧门正对一间阁楼。他挑开桃色的鸳鸯戏水帘子，登上阁楼。

“哎呀，冤家！你怎么现在才来？”妓女小红甩着手帕嗔怪道。

“人呢？”那个年轻人摘下眼镜，在袖子上反复拭了拭。

“十一少！”那张胡桃木大床上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东西带来了吗？”

“带来了。”十一少将腋下的皮包紧了紧，“龙哥，我的货呢？”

粉色帐帘中伸出一只粗糙的大手来，向地上扔了颗什么东西。十一少眼光微微一亮，蹲下身捡起一颗翠色的大珠子，对着红烛照了照，又走到窗前，对着朦胧的月光照了照，脸上这才有了喜色。

“你还怀疑老子？我的弟兄从东北带过来的夜明珠，一群盗墓贼下的手，假不了！”龙哥声音有些微怒。

“不，不，不，龙哥，我哪儿敢怀疑您呢？我只是急着看个稀罕罢了。”十一少又用袖子在额头上擦拭几下，接着将腋下的皮包放到桌面上，小心翼翼地从中抽出一张巴掌大的纸来，开头几个字是：绝密勿泄！

“这是张学良东北军中火力配给最强的一个部队，番号、人数、枪支配给、火

炮与马匹等资料都在里面。”十一少眼睛微微眯缝着，将那张绝密信函递上去，“请龙哥过目！”

龙哥将密函抽去，隔了一会儿，说道：“十一少，老子很疑惑，你他妈路子怎么这么野，什么情报都能搞到手？”

十一少重重吞咽下一口唾液，干笑道：“钱，有钱就好办事。”

“老子听青帮一些弟兄说，你在外国喝过洋墨水？老子最瞧不起你们这些书呆子！”龙哥忽而冷笑道，“老子还听说，你的情报一向只在军统、中统、黑市和美国战略情报局之间贩卖，从来不卖给日本远东情报局和76号？”

十一少薄薄的嘴唇抿了抿，笑道：“龙哥，哪里的话，只要有钱赚，卖谁不是卖？”

“哈哈！”龙哥哈哈大笑，“老子就知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假清高！净搞些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的事！乱世里什么最真？大洋，金条，美钞！老子实话告诉你吧，我这情报不是要转卖给军统，而是给76号！军统在上海的特务组织算个鸟！还不是被76号挤兑？76号有日本人做大靠山，出价也爽快！”

十一少闻言目光沉了一下，转而笑道：“龙哥，你说这些是在考验我啊？小弟哪里来那么多计较，小弟不过一个混吃混喝混日子的小贩罢了。”

龙哥有些不耐烦地摆摆手：“去去去，老子要跟小红销魂一夜，以后有什么军方的情报，不管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尽管来找我，老子开价不比黑市低，有的是古董稀罕物跟你换！”

十一少眉开眼笑道：“多谢龙哥！”跟小红挤了挤眼，下了阁楼。

他的一人一出侧门，整张脸便僵硬了。一个黄包车夫拖着车远远地跑过来。他上了车，摸出镀金怀表看了看，现在是凌晨一点。他在一家旅店前下了车，住了店。从皮包里拿出一套深蓝色的中山装换上，在头上扣了顶蓝色的鸭舌帽。他又摸出一把微型的德国产小手枪，用毛巾将枪口裹了几层，推开窗户，悄然而出。

黎明前的那一段时间是最黑暗的，一向喧闹的鼎香楼也在这个时刻安静了不少。侧门忽而打开，一个机敏的身影闪出。这人一身短打扮，腰间别着把匣子枪，正是刚刚云雨过后的龙哥。龙哥在门口点了根烟，大口大口地吸着。

“砰——”黑暗中传来一声低沉的枪声，一颗子弹穿过龙哥的左耳，自右脑勺飞出。龙哥只来得及张大嘴巴向子弹飞来的方向看去，身子已然软倒。那里一个人影飞奔过来，一把揽住他将倒的身子，靠到墙上。来人用膝盖抵着龙哥的尸体，两

手飞速戴了副白手套，把龙哥指尖烧着的香烟插进他的嘴巴，这才麻利地翻着龙哥的口袋。

一个黄包车夫走了过来。那人没有回头，只是口中怒吼道：“娘个×！龙哥，你今晚已经杀了三个人了，跟黄包车夫计较个屁！”黄包车夫吓得面色煞白，拖着黄包车使劲往前跑，恨不得多生几条腿。

那人从龙哥身上摸出一封密函，顺手揉成一团，塞进嘴里，痛苦地咽了下去。他将白手套摘下，向来路匆匆而去。龙哥的尸体靠着墙在风中一点一点地滑落，最终倒在了地上。

夜色深重，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上海的早晨，鸣笛声、军靴踏地声、小贩的吆喝声等一锅烩了。在乱世的人们听来，这些声响有着说不出的苍凉的味道。这是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那街市上的声音却似永远不变，跟随人们走过辛亥革命，走过民主共和，走过国共合作，又走向八年抗战。

南京路北胡同17号大院响起一阵敲门声。里面一个声音叫了起来：“十一，你娘的不知道俺是个夜猫子啊！刚睡着梦了个露大腿的骚娘们，给你这一拍门，全跑了！”接着传来窸窣窸窣的穿衣声和走动声。

十一少站在门口，腋下夹着那个又大又旧的皮包。一个小脚老太太送孙女上学，听到里面的喝叫声，忙皱着眉头带着小孙女远远走开，生怕那些流氓话污了孙女的耳朵。

房门开了，从里面露出一张生着酒糟鼻的大脸，两颗黄色的门牙也半露出嘴。十一少走了进去，抽下门上挂在钉子上的毛巾，一边掸长袍上的灰尘，一边问道：“老酒，昨晚生意怎么样？”

老酒有些神秘地伸出头朝门外看了看，把门关上了，龇牙从身上摸出几张美元票子，在大手上摊开：“哈，倒了个好价钱！那家伙自称是军统的人，还跟戴先生握过手！我说十一，你以后有啥好情报，还是直接卖给那些军统、中统的特务得了，别给那些中间人，太黑了！”

“老酒啊，”十一少正色道，“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还是稳重点好！那些军统和中统是什么人？他们可是党派的！一旦卖给他们的情报有误，你我都得吃铁

花生米！卖给中间人到底稳当些，至少不那么危险！”

老酒不屑地哼了一声：“你啊，就是胆小！这年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俺受罪受够了，等赚足了钱，回东北老家置地去！妈的，俺婆娘翠花到时候还不跟俺低眉顺眼地过？”

十一少摇了摇头，从皮包里拿出那颗夜明珠，恋恋不舍地把玩。老酒去床头拿了瓶老白干，喝了一口，咂吧着嘴说道：“我说十一，‘盛世古董，乱世黄金’懂不懂？这些稀罕物件哪里是你我这种穷光蛋玩得起的？你以为自己还是孙家那个随手挥霍的小少爷啊？拿情报换点黄金大米才是正经！”

十一少闻言怔了怔，似乎陷入了一段不堪的回忆。他把夜明珠放回皮包，说道：“老酒，我们总得给自己一条往上爬的路。执法队马队长不是喜欢这些物件吗？送给他或许能谋个一官半职，强过贩卖情报。”

“哦！敢情你瞧不起我们这些贩卖情报的啊！”老酒有些恼火，“你别忘了，当初在北平可是你哭爹喊娘地跟着我这个东北佬来的！我老酒不是同情你死了一家子，能带你来？现在你长本事了，嫌弃我们这些卖情报的了！告诉你，我们的钱不比你地主老爹来得脏！”

“不，不，不，”十一少忙摆手道，“我只是觉得贩卖情报有点悬，怕不是长久之计！对了，今天那个龙哥忽然说，有青帮的人知道我出过洋，恐怕他们早就开始注意我们了，以后多留些心眼！”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接着是粗鲁的敲门声。一个粗嗓门的人厉声叫道：“开门！开门！”

老酒有些慌神，双腿夹着那瓶老白干，目光颤颤地看着十一少。十一少抿一抿嘴唇，心中暗想：“难道他们发现了我杀死龙哥的证据？不可能啊，每一步我都算好了，不会有差错啊！”他心中快速将自己杀死龙哥的步骤盘算了一回，没有发现任何漏洞。他瞥见老酒目光涣散，转念一想，会不会是老酒犯了什么事？疾步去开了门。

门口一下子涌进来四个便衣，腰间都别了枪支。当头一个梳了分头，他目光阴沉地在十一少和老酒脸上掠过：“谁是老酒？”

老酒强作镇定道：“你们找老酒干什么？”

那个分头冷冷一笑：“看来你就是老酒！你竟敢用虚假情报糊弄军统局的胡秘

书，找死！”几个便衣上前，将老酒反剪了双手就往外推。老酒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唾沫，眼中布满血丝，冲着十一少颤声道：“十一，念在我带你出来的份上，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啊！大P那个狗娘养的，卖俺假情报，俺出来了整死他！”

十一少忙道：“各位兄弟，大清早就走远门来这里，怕是累坏了吧？先歇息一会，我给各位买几条烟去！”

那分头见有便宜可赚，便道：“也好！”便大咧咧地坐到床头，跷起二郎腿。

十一少去烟贩子那里买了五条烟，给了分头两条，另三个押解老酒的弟兄各给一条，说道：“老酒也是被人骗了，几位兄弟看在我的面子上，待他好些，我有的是好东西孝敬各位兄弟！”

那分头咧嘴一笑：“好说好说！”拍拍屁股，夹着两条烟押着老酒去了。

十一少急忙关上门，反锁了。钻到床底下，撬开几块砖头，摸出一个铁箱子，里面归置着几样他用情报换来的古董。他想了想，又拿剪刀把枕头剪了，将老酒藏在里面的十块大洋尽数掏出。老酒这次犯上了军统局的人，怕不是一点钱就能打发的。他在一块破镜子前整了一下头发、衣领，夹着铁箱子出门了。

“十一哥哥！”一个穿着蓝花布的女孩提着一篮子衣服走过来，面色焦急，“我听小狗子说，老酒叔叔被抓走了？”

“没事，他只是犯了点小事，我去打理一下就好。”十一少说道，“英子，告诉小狗子，这事不要声张！你也知道，老酒叔是个要面子的人。”

“晓得了。”英子又道，“十一哥哥，你也小心点。”

十一少答应着，向胡同口快步而去。英子看着他的背影去了，这才勾头往井口走去，脸色有些郁郁的。

十一少上了一辆有轨电车，在中途下了，又叫了辆黄包车匆匆赶往城隍庙古玩市场。乱世里的古董不值钱，因此古玩市场也荒凉得很，偌大一个市场，只有十来个人在游走。

十一少径直走进一家“墨玉轩”，里面一张太师椅上坐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面对一炷香，正翻看着报纸。十一少抱拳说道：“周老爷子，得闲啊！”

“哟，十一少！”周老爷子忙放下报纸，“快坐，快坐！”

十一少笑问道：“最近生意如何？”

“马马虎虎，混口饭吃罢了！”周老爷子推了推老花眼镜，“怎么？十一少是来买古董还是有稀罕物件要出手？”

“出手。”十一少将铁箱子轻轻摆到桌面上，打开铜锁。周老爷子瞥了一眼里面的几样古董，心中一动，脸上却风轻云淡，道：“十一少，这些古董有些不合时宜啊，清乾隆年间的青花瓷瓶，隋朝的五彩斗花酒杯，放在三七年以前，还算得宝贝，现在这乱世谁还肯买？”

“呵呵，那这怀素和尚的字还将就吧？”十一少眯缝着眼睛，“我听说很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头头们喜好笔墨，这幅字如果能送到他们手里，怕不单单是得几个大洋那么便宜吧？”

“十一少真会说笑话，沦陷区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头头们谁能联系上？纵然联系上了还不知道经过几层剥削，到最后反而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三件我可以出这个价，十一少认为可以就成交，不成呢，仁义还在！”周老爷子晃了晃三根指头。

“再加一个指头吧，你都拿去！”十一少将三件古董摆到桌面上。

“三十五大洋！”周老爷子微微一笑，“你我都退一步。”

十一少盯着周老爷子，良久，他微微叹了口气，缓缓地点了点头。

十一少揣了那些大洋，借了周老爷子的电话，拨了个号码。那边有人道：“宪兵执法部！你找谁？”

“我找马队长！”

“你是谁？”

“我是孙铭堂，刚淘到一样稀罕物件，想给马队长开开眼。”十一少说道。

“好，稍等！”

不一会马队长亲自来接了电话，与十一少约好上午十一点在一家茶馆见面。十一少刚要走，周老爷子跟上来：“十一少有好玩意藏着呢，能否让老朽长个见识？”

十一少呵呵一笑：“不过一颗春秋时期的夜明珠罢了。”对目瞪口呆的周老爷子拱拱手，快步去了。

春昇茶馆里，一些穿长衫的人都闷头喝着茶，柜台上贴着一张墨迹淋漓的字：莫谈国事。在这个战火不休的年代，随时随地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军统特务，或者一个中统刺客，有人因为骂了一句蒋介石，或者捧了一句共产党，第二天就进了监

狱，一辈子翻不了身。

十一少十点半便到了茶馆，在二楼找了间雅间，沏了壶龙井慢慢喝着，看向窗外，心事沉沉。几个日本兵扛着带刺刀的“三八大盖”从楼下叫嚣着走过，他不禁咬紧了牙关。

一年前，他从日本肄业，匆匆回北平，本想闯出一番事业，然而北平老家已毁，百十口族人都被日本兵活活烧死，家产也被掠夺一空。他的父亲是个守旧的土地主，当初他出国留学的钱还是偷偷从未婚妻——表妹孙娟娟那里借的，表妹为此几乎变卖了所有的首饰。然而留学归来，他却发现偌大一个北平竟容不下一个孙铭堂，他身上那些留学生自大倨傲的性子一下子土崩瓦解。表妹也在那场战火中失去踪影，据北平在上海做生意的亲戚说，看到她在上海做了不堪的舞女。孙铭堂因欠着表妹情分，又身无分文，只得跟了混混老酒乘火车千里迢迢来到上海。

他虽落魄如此，然而依旧保持着富家子弟收集古董的习惯。得手的情报一向只愿与古董作交换。又因他是家里的第十一个孩子，最小的少爷，惯常被人称作“十一少”。现如今虽然时过境迁，家破人亡，但“十一少”这个名字却因叫得顺口，也就保留了下来。

一辆军用轿车鸣笛而来，在春昇茶馆前停住。十一少忙起身下楼，迎接马队长。马队长下了车，对跟上的几个弟兄摆摆手，让他们留下。十一少远远就拱手：“马队长，一路辛苦！”

马队长上了楼，接了十一少呈过来的茶水，吹开茶水面上的茶末儿，问道：“十一少，你刚才在电话里说，得到了一颗春秋时代的夜明珠？真的假的？”

“我哪儿敢骗马队长您呢！”十一少从怀中摸出那颗翠色夜明珠，双手捧着呈上前，“货真价实！东北那边出土，怕是某个王储的口含！”

“口含？”马队长眼中一亮，接过夜明珠仔细看了看。口含便是死人含在口中避免腐烂的物件，多是上等的玉石。慈禧太后当年的口含便是一颗黑珍珠。马队长心中知道这颗夜明珠价值非同小可，当下微微一笑：“十一少有什么事要马某人出马？”

十一少忙起身道：“不敢劳烦马队长！只是一个同道朋友得罪了军统的胡秘书，我知道马队长与胡秘书有私交，所以——”

马队长把夜明珠放回桌上，说道：“军统的事我不便插手！宪兵大队和军统之间本

就存在矛盾！我与胡明兄虽是故交，我们的上司却斗法不断，怎么可以因私徇公！”

“哦，了解。”十一少应道，又从怀里摸出十来块大洋，叠得跟茶杯一样高，“这些算是给胡秘书的见面礼，麻烦马队长请胡秘书吃顿饭。我那个朋友只是被人骗了，弄了个假情报给胡秘书，不过是他和胡秘书之间的私事，私事。”

“私事？”马队长喝一口茶，“既然是私事，那我乐意周旋！我下午还有个会议，十一少如果以后得到什么稀罕物件，记得我马某人！”将军帽摘下，扣住那颗夜明珠，起身便走。

十一少会意，将夜明珠和大洋装进军帽里。等到马队长上了车，这才急匆匆地下楼，将帽子用袖子掩着送进车窗：“马队长，您的帽子！”又将一张写了电话号码的字条呈上去。

下午，十一少一直呆在墨玉轩等马队长的电话。周老爷子还念念不忘那颗春秋时期的夜明珠，追问他夜明珠的去向，听说送给了马队长，叹道：“这马队长哪里是识货的人？一经手都送那些处长、站长、局长的阔太太了！明珠暗投啊！”

直到傍晚时分，电话才响了，马队长在那边有些歉意道：“十一少啊，实话相告，你那个朋友中午已经被秘密处决！你要知道，得罪胡秘书就是得罪军统局啊！他要杀鸡儆猴，让那些提供情报的线人知道提供虚假情报的下场！就算这么多年的交情在，我也没办法！”

十一少愣一下，心中又惊又怖。他虽然早已听说军统的人下手狠，想不到竟能凶残至此，为一个虚假情报，一个鲜活的生命说崩就崩了。他忙道：“马队长哪里话，你能替我把话带到，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那颗夜明珠，我看还是——”马队长故意欲说还休。

“还请马队长笑纳，马队长辛苦！”十一少道。

“十一少，这夜明珠我也不白要你的，军统局那边有个外勤位置，虽然是跑跑腿，但到底是给政府办事！你有兴趣的话，我现在就给胡秘书打电话，让他安排一下。”马队长说道。

“那可真谢谢马队长了！事成了，第一个月的薪水一定请马队长笑纳！”十一少感激道。

“哪里哪里，你能在那里努力替党国办事，从此效忠党国，就不辜负马某人一

份诚意了！”马队长又说了几句，挂了电话。不一会儿回电，让他明天就带着资料去军统局面见胡秘书。

这天晚上，十一少久久不能入眠。一日之间，那个一起生活了一年的朋友就这么没了。当初一起乘火车来上海的路上，老酒信誓旦旦地要在上海滩打下一片江山，接老婆孩子来享福。而今，斯人已逝，连个尸体都不能还乡。他半夜起了床，捏着老酒遗留的那半瓶老白干抿了一口，竟辣得泪花直闪，他唯恐明日应聘时误事，不敢再喝，又不敢深睡，怕误了时辰，这般折腾了许久，外面大院的公鸡已开始打鸣。

十一少忙起床洗漱，穿上长衫，夹了那个皮包出门。迎面撞见英子，她正领着弟弟小狗子一起在大院的井边洗衣服。英子的长相也不差，细眉大眼的，只是身子骨有些弱。老酒在世时还曾想把英子说给他。

英子在井边一棵梧桐树下直起了腰，头顶落了片焦黄的梧桐叶，衬得她的瓜子脸有些发黄，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十一哥哥，老酒叔呢？”英子问道。

“他……他啊，回老家去了，这里得罪了人。”十一少看了一眼啃着窝窝头的小狗子，挤出一丝笑意。

“啊？”英子脸上露出很失望的表情。

“姐，老酒叔那个酒鬼是不是逃走了？他拿了爹的聘礼——”小狗子还没说完，英子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便哑了声，一双麻豆似的眼睛盯着十一少看。

“他会回来的，只是躲一下风头。”十一少听出小狗子话中的意思，心中埋怨，老酒啊老酒，你拿了英子家的聘礼，是要把她说给我的吗？你这家伙死了也不让我安生啊。

他刚出大院的门，拐进胡同，小狗子抱怨的声音传了过来：“一件好大的棉袄呢！爹都没舍得穿！”

十一少按照马队长提供的地址，到了军统局上海站门口。他把自己的证件递给守门的警卫，说是与胡秘书约好的，警卫拿着证件通告去了。从街头传来一阵绵长的鸣笛声，一辆豪华的美国产轿车停在门口。先下来两个便衣，接着一个戴着礼帽

的中年人走了出来，黑脸厚嘴唇，鹰钩鼻上一双眼睛阴鸷鸷的。

“钱副站长！”守门的警卫忙敬礼。十一少心中打起算盘，此人就是站长的得力干将钱大通，果真不善。

他的目光无意间扫了一眼小轿车，后窗中一个熟悉的女人的侧脸令他心中一窒：“这不是表妹孙娟娟吗？”他怀疑自己看错了，欲待看个究竟，通告的警卫回来了，将证件还给他：“胡秘书让你进去面谈！”将他身上携带的手枪暂扣了。

十一少喉结动一下，忙跟着警卫去见胡秘书。胡秘书西装革履，正批着文件，见进来一个干瘦的书生，微微一挑嘴唇：“你就是十一少？”

“不敢，在下真名孙铭堂，‘十一少’不过是个浑号。”十一少躬身说道。

胡秘书让警卫出去了，说道：“我听人说，你送了马队长一颗夜明珠？”

“哦，是的。”十一少心中知道胡秘书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在下虽穷困潦倒，手上倒有些祖辈留下的古董。如果胡秘书有兴趣，我改日带几件给您看看。”

胡秘书却摆摆手：“我不吃这一套，玩物丧志！”

十一少忙道：“是，是。”伸手擦拭一下额上的冷汗。

胡秘书打开抽屉，拿出一瓶红酒，自己倒了一杯，抿了一口，说道：“西班牙的美酒就是不一样，细腻！”

十一少会意：“在下有个朋友就是倒腾洋酒的，胡秘书如果喜欢，我改日拿几瓶来给胡秘书尝尝。”

胡秘书咳嗽一声：“那好，你帮我多买几瓶过来，钱我照单给你。”

十一少忙道：“哪里敢，胡秘书让我去买，是看得起我！”

胡秘书点了点头，终于切入正题：“你是马队长推荐的人，又做过情报交易，在这里听差做个外勤倒也适合！但我有话在前，入了军统局一辈子就是党国的人，如果再贩卖情报，只有死路一条！你别忘了你的朋友老酒是怎么死的！”

十一少诚惶诚恐，道：“多谢胡秘书赏口饭吃！”

胡秘书道：“你现在就去会计室登记一下，然后去二楼外勤室听候差遣！记住，你是我的人，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利于我的事，及时汇报！”

十一少忙道：“明白，还请胡秘书多多栽培！”躬身去了。

十一少在外勤室整整呆了一个上午，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下午，行动队队长

段瑞民突然召集外勤人手，让他们随他去镇压游行示威的学生，抓捕学生代表。段瑞民本是青帮出身，因为在国共分裂时期“除奸”有功，被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看中，委以重任。

一大帮人出了军统局，身后一个声音喝道：“松松垮垮，吊儿郎当，像什么话！”却是副站长钱大通走了过来。

“钱副站长，外滩那边学生闹事，我手上的人都分派出去监视共分子和日伪的联络点了，只好让外勤人员应付一番！”段瑞民忙道。

钱大通正色道：“拉来的夫子！你看这几个，一看就不是行动队的人，踢下来！”他的手点向几个面相懦弱的人，最后把手点在了十一少脸上。忽而觉得这人有些面熟，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外勤部孙铭堂！”十一少忙立正。

“看你像个读书人的样子，识字吗？”钱大通问道。

“略通笔墨。”十一少应道。

“会打枪吗？”

“几年前摸过枪，在北平老家打过兔子！”十一少话音未落，人群中几个人就笑了。

钱大通微微点头，又问道：“会开车吗？”

十一少在日本时曾学过开车，他不敢将身份道破，正要撒谎，脑海中忽而划过早晨见过的那个酷似表妹的侧影，她既在钱大通的车上出现，一定与钱大通有关联，当下说道：“会！”

钱大道：“好，以后你就做我的司机，现任的司机三天后就要回老家养病！以后你还将负责读报！现在就跟我去！”

十一少在那些外勤人员羡慕的眼光中进了豪华汽车。副驾驶座上一个老司机跟他交代几句，十一少便驱车上路，赶赴机场。钱大通这次要去接重庆那边派来的秘密巡查员。

到了机场，几个守在候机厅的记者拥过来。十一少心知火车站和飞机场都是记者蹲点的地方，也不以为奇。那些负责钱大通安全的安保人员右手都插在口袋中，随时准备开枪，左手将那些近身的记者拦开。

钱大通让老司机和十一少将汽车开到地下停车场，半个小时后再开出来，带着